

梁晓声长篇小說集
LIANGXIAOSHENGCHANGPIANXIAOSHUOJI

年轮

上

梁晓声/著

经济日报出版社
陕西旅游

年 輪

梁曉聲 / 著



任濟日報出版社
陝西旅游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 张德仁 赵乐宁

封面设计 孔晓军

年 轮(上、下)

梁晓声/著

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陕西旅游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4.5 印张 620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(套)

ISBN7—5418—1546—2/I·280

定价:40.00 元(上、下册)

第一章

诞生自磨难岁月的，也有宝贵的成熟……

题记

1

1961年的国庆节，在我国冰城哈尔滨的一所小学，有三个五年级的男同学发了愁。他们每天吃的都是榆树钱儿、柳树芽儿、豆饼、甜菜丝……尽管是稀汤灌大肚，还常常灌不饱，谁身上要是有一毛钱，那简直是一笔“财富”！可是学校要举行国庆活动，少先队员们整整齐齐地上街游行，要求每个学生都穿上好衣服——这一点倒不犯愁，因为当时无论大人小孩，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一种质量——布，不过有个新旧之分，把旧衣服拣出来，洗一洗，照样是白衬衫，蓝裤子，像个少先队员，可是不知谁规定，每个学生还要穿一双白球鞋，这可比登天还难，因为球鞋又叫胶鞋，它不是布，妈妈做不了，要穿就得到商店去买，而在这三个孩子脑子里，掏钱买这样高档的鞋，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去年国庆节，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白胶鞋，被人从游行队伍中赶了出来，今年，五年级了，还能丢那个人吗？

当然不能再那样傻了，上课时，他们已经想好了计策。

“铃——”下课了，下面是课间活动，全班同学都要到操场上去练习队形，他们三人趁这个时间，奔向了老师的讲台，讲台上老师的粉笔盒，他们要用粉笔，把自己的鞋“加工”成“白胶

鞋”，办法倒也简单，用白粉笔使劲地往鞋上涂，“加工”完一只鞋，看上去可以“以假乱真”。

但一个孩子的鞋早就破了，大脚趾顶在鞋外，用粉笔涂大脚趾，怎么也涂不白——他叫王小嵩。

“笨蛋”，另一个孩子看见，立刻给他出主意“把粉笔弄湿”，他一边说，一边继续对自己的鞋“加工”不止——他叫徐克。

“可是，哪有水啊。”王小嵩急得快哭了。

第三个孩子叫吴振庆，他在三人之中显得大一点儿，这时，吴振庆已经涂完了自己的一双鞋，立刻帮王小嵩“化妆”脚趾甲，他以老大哥的口吻说：“这还不容易？来点人造水儿就得了呗！”

他说罢，就往粉笔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替王小嵩涂起来。

动作虽然麻利，毕竟有点儿心慌，他们耗费了多半盒粉笔。

这时，外面操场上，队号队鼓声时强时弱，口号此起彼伏：

“高高兴兴，欢度国庆！”

毛主席万岁，万岁万岁万岁……”

一名女生忽然推开教室门，急迫地说：“你们三个在这儿干什么哪？还不快走！马上就该咱们班操练啦。”——她叫张萌，是个小队长，“一道杠”。

张萌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三个好朋友低头看自己的鞋，看对方的鞋，继而抬起头来互相看着，显然都不那么自信。

有什么办法，吴振庆一挥手，说：“快走！”

在楼阶前，吴振庆不放心，又扯住两个好伙伴，依然摆出一副老大哥的模样，替他们正了正领口，紧了紧红领巾，又替王小嵩将露在外面的一角白上衣掖入裤腰里。

而徐克，则用手指抹了点儿唾沫，将吴振庆一绺翘着的鸡冠似的头发抚平……

吴振庆鼓励地说：“咱们够合格的啦！”

于是三个小伙伴，趁一组队列从楼口经过，机灵地窜了出去。

他们借着别的班队列的掩护，终于迂回到自己班的队列。

三束纸花。经由几只手，从张萌手里，传递到了他们手里……

他们班的队列通过操练台——他们排在一横列，挥舞着花束，跟别人齐声喊：

“高高兴兴，欢度国庆！”

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……”

通过操练台，他们互相挤眉弄眼，互相庆幸他们所获得的成功……

上课的铃声响了，同学们都端正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。

张萌发现了讲台边上和地上的一片粉笔末，她不能容忍值日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，赶紧前去扫尽。

她刚归座，班主任走入了教室。她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教师，姓曲，是同学们爱戴的曲老师。

张萌喊口令：“立、礼、坐！”

同学们按口令整齐地站起，整齐地行礼，整齐地坐下。

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今天这一节语文课，我们学《神笔马良》，大家翻开课本……”

曲老师一边说，一边挥手到粉笔盒中取粉笔——她只拿出了三分之一截粉笔。她似乎有些奇怪，索性连粉笔盒也拿起来……

粉笔盒内只剩下不多的几截断粉笔了，有的还磨成了三角体或半圆体。

她严肃地扫视着全班同学……

端坐的同学们莫名其妙地望着她……

老师终于说：“哪个同学从粉笔盒中拿粉笔了？”

没人举手。没人回答。吴振庆、王小嵩、徐克也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坐得比别的同学更端正。望着老师的目光比别的

同学更坦然。

老师问：“大家知不知道，每位老师，每月只发一盒粉笔？”

同学们齐声回答：“知道！”

老师再问道：“知不知道，如果提前用完了，连能买到的地方都没有，老师只得向别的老师借？”

同学们回答：“知道！”

老师生气了：“看来你们什么都知道！那么，老师的半盒粉笔哪儿去了？嗯？”

张萌倏地站起来大声说：“老师，不关别的同学的事，是吴振庆、王小嵩，还有徐克……”

三个好朋友，经当众揭发，不得不依次站了起来……

张萌坐下后，老师克制地说：“你们把粉笔还给老师。”

同学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到三个好朋友身上。

王小嵩和徐克低头不语。

吴振庆毕竟是老大哥，他鼓起勇气说：“没了……我们……我们用粉笔当鞋粉……”

王小嵩讷讷地想说明原因：“没有白胶鞋，就不能参加国庆活动，可我们都想参加……”

和王小嵩同座的一个女生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他们家里都挺困难的，去年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白胶鞋，不能参加国庆活动，您就原谅这一次吧……”她叫郝梅。

老师问吴振庆：“真的吗？”

吴振庆说：“老师，我们都是穷人的孩子……”

张萌倏地回过头高声说：“胡说！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穷人！”

徐克猛地抬起头，瞪着张萌反驳：“有！就有！”

张萌生气了，大喊：“你反动！”

王小嵩说：“反动怎么啦？我揍你！”并且威吓地举起了拳头。

张萌不示弱：“你敢！”

吴振庆：“你说穷人反动，你才反动呐！”

郝梅极富正义感地拿起了王小嵩的铅笔盒（那是牙膏盒做的），倒出了里边的几截铅笔让张萌看：“你看你看，连铅笔盒都买不起，这么短的铅笔头都舍不得扔，不是穷人，还是富人啊？”

张萌泪汪汪地、委屈地向老师求援：“老师！”

老师说：“好啦好啦，都不要争论了。粉笔的事，老师不再追究就是了！”

她示意三个站着的同学坐下，开始在黑板上写课题。

老师背过身去时，王小嵩又回头对张萌示了示拳。

粉笔掉在地上，老师蹲下身捡。她并没有马上站起——她肚子里剧烈地疼痛。她一手撑地，一手扶墙，蹲了一会儿才捡粉笔，才站起……

因为有讲课桌挡着，没有同学发现这一点……

老师一手撑着讲课桌，站在讲台上，领大家读课文……

“从前，有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叫马良……”

同学们跟着读……

有一个男同学，用竖立在桌上的课本挡着自己，偷偷拿小刀刻块什么坚硬的东西，他叫韩德宝。

他将刻下的东西，用纸包成一个个小包，趁老师不注意时，分抛给别的座位的男同学。

“有一天，马良遇到了一位白胡子爷爷。老爷爷说：‘孩子，我快饿死了，给我点儿吃的吧！’马良便毫不犹豫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饼子，送给了白胡子爷爷，尽管他自己也非常饿……”

老师的声音很微弱……

可同学们并未觉得异常，齐声跟读……

王小嵩得到了一个小纸包，他打开一看，是一些豆饼屑。他分了一半儿，倒在同桌郝梅的桌面上。

郝梅无动于衷。

王小嵩将纸包里剩下的豆饼屑，全部舔食在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嚼着……

他再看郝梅的桌面时，豆饼屑已不复存在，桌面上留下了一道用舌头舔过的，湿漉漉的痕迹。仿佛一只蜗牛刚刚爬过……

他看郝梅，她目不斜视地盯着课本，却紧闭着嘴。

吴振庆也得到了一个小纸包。他打开后，见纸上还写着字——“这不是一般的豆饼，是喂军马的豆饼。我爸爸一位在骑兵团当连长的战友，托人捎来的。”

“白胡子爷爷，临走时送给了马良一支笔……”

老师的领读声更微弱了……

同学们的跟读声也微弱了——差不多只有女同学的声音在读。几乎每一个男同学嘴里都有了豆饼，都在津津有味地嚼着。

老师问：“男同学都怎么了？为什么……都不……读？”

男同学们都默不做声。

老师说：“男同学，都……站起来……”

老师说话的声音之微弱，终于使同学们觉得不对劲儿。

女同学们谴责地望着男同学们。

老师又领着男同学读，但男同学们仍一个个紧闭着嘴，都在嚼着豆饼，怎么张得开口。

老师举起了一下手臂，似乎还想说什么。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只不过张了张嘴……

她双膝一弯，跪倒在讲台上——但她的一只手还扳着讲课桌的边缘。她似乎企图努力站起，却没成功……

同学们一时都呆住了……

老师抬起头望了同学们一眼，连那只扳着讲课桌边缘的手也无力地垂下了——她倒在讲台上……

教室里肃静了一瞬间——仿佛听到远处有火车到站的泄气声。

“老师”第一个叫起来的是张萌，她叫得很轻很轻。完全是一种下意识。

后面几排同学站了起来，向讲台上望。

吴振庆离开了座位，蹑足走到老师跟前，仿佛他认为老师只不过是睡着了，怕惊醒她似的……

同学们望着他扶老师——可他扶不动……

他抬头求援地望着同学们……

同学们此时才呼啦一下全都离开座位，拥向讲台，团团围住了吴振庆和老师……

“老师！”

“老师！”

“老师你怎么啦？”

他们呼唤着，张萌和几个女同学哭了……

教室门开了，几名别的班的老师出现……

泪眼汪汪的、惊慌失措的同学们，望着他们的老师被一位男老师背着，被两位女老师左右护着离开了教室……

张萌停止哭，指着王小嵩恨恨地说：“是你把老师气的！”

王小嵩似乎也认为是自己的罪过，他内疚地，惴惴不安地靠向了墙，如同当众被抓住的小偷……

吴振庆护住王小嵩：“不关他的事……”——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模样……

张萌说：“当然还有你的责任！”

“还有徐克!”

徐克正想溜，被一个女同学推到了吴振庆和王小嵩一块儿

.....

“揍他们!”

说这句话的，是分给他们豆饼吃的韩德宝。

于是几个男同学对他们拳脚相加.....

张萌又一指韩德宝：“你也不是好东西！你上课不但自己吃东西，还分给别人吃！要不你们能都读不出课文么？揍他们这些臭男生！”

看来张萌在女同学中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，她的话几乎将所有的女同学都发动了起来。她们开始挥着小拳头打所有的男同学，或者踢他们，或者啐他们.....

男同学们一个个抱着头，往一起缩.....

只有郝梅一个女同学没有参与对男同学们的惩罚，她闪在一旁，默默地望着.....

讲课桌被碰了一下，粉笔盒掉在了地上.....

粉笔盒被踩扁了，几截粉笔被踩来踩去.....

郝梅立刻蹲下身捡粉笔，她的手被踩来踩去.....

打完架，女生们出了气，忽然大家又想起老师来，她到底怎么啦？于是大家一齐来到教员室门外.....

教员室内传出老师们的说话声：

“我看是饿的.....”

“这半个月来，一到中午吃饭时，她就借故躲出去，有一天我发现她端着饭盒站在楼梯口那儿吃，饭盒里除了野菜没别的.....”

“她公公婆婆在农村饿的活不下去了，到城里来住在她家了。她丈夫也是当老师的，咱们当老师的才二十八斤半定量，唉

……”

“她也不说，说了咱们能让她每天中午光吃野菜么……”

“她那么自尊，就是咱们每天中午分给她吃，她也不会接受啊！”

“脸色这么难看，嘴唇发青，会不会是野菜中毒呢？”

“喂，喂，人一直昏迷不醒，请快一点派救护车来行不行啊？什么？没车？有辆车也没有汽油？喂喂……”

教员室的门忽然开了，走出来一位男老师，就是背他们老师的那位，看去挺年轻，二十七八岁的样子。

吴振庆走上前，鞠了一个躬，说：“老师，请您转告我们老师，我们错了……”

男老师有些困惑：“你们怎么了？”

王小嵩说：“我也错了……”

徐克说：“还有我……”

几乎所有的男同学七言八语：

“我们都错了……”

“我们上课吃东西来着……”

“我们以后再也不了……”

韩德宝手拿一块豆饼递给男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一会儿我们老师要是清醒过来了，请您将这点儿吃的给我们老师吃了吧。就说是韩德宝给她的……”

豆饼黑糊糊的，并看不出是多么高级的豆饼。

男老师没有马上接，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豆饼……”

男老师犹豫着，似乎不知该不该接。

韩德宝庄重地说：“这不是一般的豆饼，这是喂军马的豆饼。”

男老师终于接过去了。

他又问：“真是……喂军马的豆饼么？”

他也问得那么的庄重。

韩德宝堪差信赖道：“真是喂军马的豆饼，我以红领巾的名义发誓！”

男女同学纷纷说：

“老师，我们保证他没撒谎……”

“老师，你就替他转给我们老师吧！”

韩德宝有点骄傲地说：“我明天要给我们老师带一大块来！”

男老师受了感动：“好吧好吧，同学们，韩德宝，我一定替你，也是替你们大家，转给你们的班主任老师。我想，她一定会因为有你们这么关心她的学生，而感到安慰的。今天，你们就提前放学吧。走时，脚步都要轻些，要悄悄的，别影响别的班级上课……”

吴振庆、王小嵩、徐克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在他们身后不远处跟着张萌和郝梅。她们边走边说话，还在讨论着今天上课时发生的事情。

张萌说：“反正你根本就不应该替他们三个后进生说话。”

郝梅说：“可我家原先和他们住一块儿，他们三个家里真的挺困难的。”

“那你也不该替他们说话。”张萌说：“我爸爸嘱咐过我，一个人从小就应该思想进步，多靠拢思想比自己更进步的同学，帮助思想落后的同学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帮助他们？”郝梅不解地问。

张萌说：“他们从来也不虚心接受我的帮助啊！如果对思想落后的同学帮助不了，起码应该疏远他们——这也是我爸爸嘱咐我的。”

郝梅一边走，一边低头思考着她的话。

张萌说：“我爸爸是区委书记。这也不是什么秘密，你早就知

道的。”那意思是——一位区委书记爸爸的话，还能不对么？

张萌最后的话，显然对郝梅发生了作用。

她赶紧说：“张萌，我可是愿意虚心接受你帮助的啊！”

张萌故作大人的矜持，望着她点点头，表示相信她的话。

郝梅想起了什么，说“放学时，王小嵩还偷偷塞给我一个纸条呢，你想不想看？”

张萌站住了：“我看！”

郝梅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团儿，十分神秘地，慢慢剥开着。

“你自己还没看过？”

郝梅说：“我能没看过么？可是我不知拿它怎么办好，就又转成原来的样子了。”

纸团展开，有一行一笔一划写的，但是却有肥有瘦的字——“郝梅同学，谢谢你为我‘仗’义直言”——“仗”义的“仗”写错了，写成了“丈”字，自己也觉得不对，涂了几层圈儿，在后面用“zhang”代表……

张萌说：“都五年级了，连仗义的仗还不会写，真丢人！”

郝梅问：“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要是你，当时就不会接。”

张萌的语调说得酸溜溜的。她的表情透露出，她内心里分明的不无嫉妒……

郝梅说：“那，我现在把它撕了吧？”

“别，应该交给老师才对。”

郝梅困惑地望着她，似乎在问——为什么？

张萌说：“你不是刚才还表示愿意接受我的帮助么？”

那意思是——你听我的没错儿。

张萌又说：“你要是不愿交给老师，我替你交！”

“不，要交，我就自己交。”

她们又往前走——刚走进一条胡同口，吴振庆等三个男同学

突然出现，团团围住了她们。

张萌一愣说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吴振庆说：“干什么？想教训教训你。你专爱向老师打小报告！好像别人都是坏学生，就你自己是好学生似的！你哪好？你说你究竟哪一点比我们好？”

郝梅插进来说：“她学习就比你们好！”

“去去去，没你什么事儿！”徐克一下子将郝梅推开。

王小嵩赶忙上前护着郝梅，对徐克说：“你别对谁都来气哇，郝梅可是自己人！”

徐克一下接一下地推张萌：“你还发动全班同学打我们，打人犯法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爸是区委书记又怎么样？你爸没教育过你打人犯法呀？”

郝梅不管自己是不是自己人，说：“那你现在推人家就可以啦？”她欲上前护着张萌，被装出一副大人似的严峻模样的吴振庆伸出一条胳膊拦住了。

王小嵩说：“行了行了，警告她一下就行了……”

“行了？没那么便宜！”

张萌此时确实害怕了，怯怯地说：“是韩德宝，不是我……”

郝梅两只手忽然分别拽吴振庆和徐克的书包带说：“张萌快跑！”

张萌拔腿就跑……

吴振庆一挣，书包带儿断了——他生气了，将郝梅推得一下子坐在地上。

王小嵩赶紧扶起她，对吴振庆不满地说：“你干什么你！”

郝梅推开王小嵩：“你们坏！你们欺负女同学，今后再也不理你们了！”——分明的，她尤其对王小嵩来气，瞪着他，从兜里掏出小纸团，扔在王小嵩脸上：“呸，还给你！”

她一转身走了。

王小嵩呆呆望着她的背影……

徐克捡起小纸团，刚欲展开看，被王小嵩一把夺了过去。

王小嵩说：“哼，这你们就高兴了？”

他也不理两个好朋友，一转身气咻咻地向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吴振庆拎着断了背带的书包，一时茫然地望着王小嵩的背影

……

徐克也不无惭愧地望着郝梅的背影……

他们对望……

吴振庆从兜里掏出两个玻璃球，慷慨地说：“给你吧！”

徐克并不稀罕：“我早就不玩这个了！”

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们，他们都觉得挺索然……

一片城市贫民的居住区域。这样的区域如今正在被大面积地推平，建设为小区。可以相信，几年后，将在如今的城市之中彻底消失。低矮的小泥土土房布局毫无规则。它们也没有院落可言，而且大抵是平顶或一面坡顶的，压住房顶油毡纸的砖头触目皆是，仿佛围棋盘上走乱了的棋子。

王小嵩的家是最边缘的一幢小泥土房。不知为什么，它和大多数人家之间隔开了一段距离，似乎也更低矮，显得有些孤零零的。

王小嵩正向家里走来。

他路过一处垃圾堆，见一老妪正在那儿捡什么，捡了便用衣襟兜着，这是王小嵩的三奶，是个饱经风霜，然而身体还硬朗的老人。

三奶一抬头看见他，说：“怎么放学这么早哇小嵩？”

王小嵩回答：“我们老师上课时饿昏过去了。三奶你捡什么呀？”

“唉，还能捡什么呢？今天早晨我刚排长队买回来一些大头菜，你广义哥却把菜根都给剥掉扔了！能吃的东西扔了多让人心疼啊，不捡回来不是罪过么……”陶广义是三奶的孙子，是这一带的高才生，也是三奶的骄傲。

三奶伸着衣襟让王小嵩看，又说：“小嵩，给你几个吧。洗净了，蒸一蒸，土豆似的好吃。可别让你妈腌成咸菜。腌成咸菜就可惜了……”